

我讀「關山煙塵記」

吳崇蘭

提起喬家才先生與外子的一段交情，喬先生所著的「關山煙塵記」，應該是名符其實的紅娘。

外子是一個喜愛讀書的人，他不但在圖書館博覽羣書，更常常買他認為有價值的好書。而對於讀書，他更有求是求真鑽牛角尖的研究精神，並有過目不忘的特強記憶力。古人說，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。他行的路不止萬里，他讀的書又何止萬卷？

我知道喬才先生的名字，是在他們通信好幾年以後的事，而讀關山煙塵記則是在最近的事。——不能遠行國了……

國了

讀了喬家才先生著的關山煙塵記，覺得這本書寫得很不錯，便寫信到台灣台北買了一本。可是他覺得這本書裏邊的一些時間、人名、職銜、地名，有若干差錯之處，需要斟酌求證修改。也有些是親身經歷的作者一目了然的，對讀者卻嫌不够

頁那一行、那一句的疑問、意見，列了十九條之多送給喬先生。

說起來是很滑稽的，外子的許多朋友，有好些我不認識、也不知道，原因是由於我沒有認人記人的本領，常常張冠李戴，外子若與我提起見過一、兩次面的朋友的名字，有若對牛彈琴，次數多了，本來就有怪脾氣的他，就不再與我談他的朋友。而我們兩人讀的書也不同，他買他喜愛的書，我買我喜愛的書，我不摸他的書，他也不碰我的書。偶爾我抽本他的書看看，偶爾他也抽本我的書看看，但次數很少。這也就是我爲什

國了

癩癩頭的兒子自己的好。一本書，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產品，對於作者來說，就彷彿自己孕育

麼知道喬家才先生很遲，讀他所著的書也很遲的緣故。

國了……
哥靈灰返國之便，想在百忙中抽空去看尚未見過的朋友喬君，誰知事不湊巧，他要去看喬君的時候，適巧喬君不在，返國時間倉促，竟沒法再另找時間去看他就回美了。喬君來信提及此事，爲之遺憾不已，信中曾說：他已七十多歲，自己不能遠行來看外子，想見面，只希望外子能再回

喬先生的信使我深深感動，他一向的至誠、熱情，在我的感覺上，他應該是一個沒有被社會磨損的年青人，庶不知他已有七十多歲，只因他保持一顆赤子之心，他才能有那份熱情。於是，我開始誠誠心心的讀他著的關山煙塵記。誰知開卷以後，我竟不能釋手了。

關山雨塵記是喬先生做情報工作一生經歷的故事，以戴雨農先生爲經，以作者及許多和他同時的工作人員底冒險犯難、成仁取義的可歌可泣

真實經歷的故事為緯，而寫成的一部抗戰民族英雄的血淚史。從真人實事的寫實方面來說，這本書是歷史的。但喬先生在戎馬倥偬中仍能把各地的山嶺、河流、地理形勢、人文、景色，寫得淋漓盡致。甚至在顛沛流離、危難涉險中，仍能忙裏偷閑，從容欣賞，即景生情，握管吟詩，所以說它是一本地理的、文學的書。

喬先生寫戴雨農（笠）先生都是從生活細節的瑣談言行中，來襯托出他的偉大，表現出他的特出、超人不凡。他最大的長處是能通達人情，有容人之量，用人能取人之長，捨人之短，其部屬將校對他心服口服，肯為其捨生忘死，不為無因。與喬先生同時的工作同志，他們的功過是非

，喬先生亦絕不馬虎放鬆。功即是功，過即是過，是即是是，非即是非，他振筆直言，絕不含糊。即使對於他自己，他也不護短、不文飾、不掠美。他虛心、負責、坦白、真率、忠誠，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；他知之謂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無功不受祿，有錯即反省，他是個有所不為的烈性子人，敢作、敢為、敢言。戴先生之所以對他信託、包容、倚重，亦當是欣賞他的那一份憨直忠貞。

從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裏，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人在我們土地上燒、殺、淫、掠的暴行，也可以看到漢奸共產黨的惡形惡相，以及一些武裝部隊的強行霸道，和當時的人民，在水深火熱中生活的情形。

從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裏

，可以看到這些為國家出死入生、鬥爭煎熬的情報工作人員的艱苦情形。他們不但自己冒着風險，也讓他們的父母妻女，甚至於朋友為他們擔風險。正如喬先生在晉陝道中詩中所說：「荆榛隨生死中掙扎。」他們時時刻刻都在自己的目的。它只是喬先生非說不可的心裏的話，就像熟透了的果子迸裂開來的肉汁一樣。戴先生為國家所作所為，固然有歷史春秋之筆為他表功，但喬先生的這本書，較之官式的表功更有價值。它不但使後世之人對戴先生有真切深入的認識，也糾正了一般人對情報工作人員的想法。

提起情報工作人員，人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是特務人員。提起戴先生，人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是特務頭子。而提起特務，人們雖然都知道他們是為國家捨命的人，在感覺裏，總認為他們是敏感、多疑、奸詐、狡猾、陰險、虛偽、殘忍、狠毒、打小報告、殺人不眨眼的人，讀了這本書，可以明白，他們是才能、機智、勇敢、堅忍、忠貞、熱情的結晶。他們一樣有人味、有人情味。甚至於他們的人情味較之普通一般人更濃更厚。

一般的人情味是以自己為主幹，分出一部分的自己。他們的人情味則能够到達為別人而完全放開自己的犧牲程度，戴先生因此書更增榮耀，戴先生的功不可沒。

我與外子迄今與喬先生無一面之緣，但關山煙塵記一書使我們對喬先生無比心儀。敬以打油詩一首為記：

一本平平實實，樸樸素素，對戴先生來說，不是空言推崇，不是虛意讚美，不是誦媚阿諛，它也不是為名，不是為利，不是為任何關山煙塵記的作者喬家才先生青年時代留影。